

纳博科夫和加兹达诺夫作品中的记忆主题

杜荣 董国红

新乡学院外国语学院 河南新乡 453003

摘要: 纳博科夫和加兹达诺夫是20世纪俄罗斯侨民文学第一浪潮中年轻一代俄侨作家的杰出代表,他们之间有时会进行直接或间接的对话,对二十世纪的俄罗斯侨民文学和世界文学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们对俄罗斯有着共同的集体记忆,记忆主题在其文学创作中占据了极为特殊的地位,他们对这一主题的偏爱也给读者们留下了无尽的联想。

关键词: 记忆主题;文学对话;集体记忆;追忆时光

弗·纳博科夫和加·加兹达诺夫是俄侨作家的杰出代表,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巴黎俄侨界的评论家们经常将他们相提并论,他们对俄罗斯共同的集体记忆浸透在其血液和灵魂里,使其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文学对话:他们回忆性的自传体小说不仅是一种怀旧情结和创作手法,更是一种文化体验和文化情愫。纳博科夫强调记忆主题在自传中的重要性:“追索这样的贯穿一个人一生的主题将是,我想,自传的真正目的。”[(1):10]纳博科夫和加兹达诺夫的家庭背景和个人经历的不同,但这两位同时代的作家都重视在小说中体现俄罗斯的传统和文化,两人有关记忆的作品都具有跨文化性,都涉及了记忆主题和流亡生活。

1. 纳博科夫作品中的记忆主题

纳博科夫将流亡生活与记忆中的俄罗斯生活有机相连,他“不但没有像许多流亡作家那样抱怨创作根基的缺失,反而从中找到了与艺术的真正联系,找到了个体艺术形式之间的真正联系,流亡经验成为他诗性世界的生长点。”[(2):52]在纳博科夫自传《在彼岸》中有这样一句话:“我的全部生命中,我充满激情地积极地复活了这段或那段过去,我相信,这种近乎病态的记忆力是一种遗传特性。”[(3):374]由此可见,记忆这一特性已深入纳博科夫血液和骨髓,他借助主人公来追忆逝水年华,各种记忆现象都存在于其作品中,加兹达诺夫的创作亦有这一特征。伊戈列夫娜在《知识和回顾——体验过去的方式》一书中谈到,“在纳博科夫作品中的主人公们,不论其年龄、社会地位、文化修养水平、教育等,都被赋予记忆、回想、梦想、幻想、狂欢,看到梦境和幻境的能力。”[(4):3]纳博科夫主人公挽歌般的记忆,伴随着逝去岁月的悲伤,成为美丽纯净的世界和理想的模式,尤

其是童年和青春期的记忆。

纳博科夫最著名的自传体小说《说吧,记忆》是一组相互间有系统联系且跨越37年的个人回忆文集,这一时段也涵盖了纳博科夫和加兹达诺夫在巴黎的创作时期。逝去岁月中的记忆主题成了该小说中连接幻想和现实之间的隐蔽桥梁,体现记忆的至高成就,纳博科夫从共时性角度表现记忆中往昔世界的复杂多样。知名的纳博科夫研究者博伊德在其著作《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俄罗斯年代》中认为,纳博科夫重视的不是凸显某个元素,而是其聚合,而潜伏在记忆深处的元素具有特殊的魅力。

在《说吧,记忆》中纳博科夫重现了主人公的记忆觉醒,借助记忆之魔法将处于不同时空中的意象、主题与细节等融合在同一个小说文本中,使小说文本就呈现出独特的形式和结构。《说吧,记忆》却打破了自传小说通常的线性时间和因果关系之叙述惯例,采用并置的叙事手法,将具有相似主题的记忆片断并置成一种桔瓣状的结构,形成一种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桔瓣组合使故事的各个部分之间时间连续性的消失,以及故事时间发展的缺失,在异类并置的叙事会产生“蒙太奇”式的视觉效果,使那些独立于时间顺序之外而又彼此关联的各个记忆片段在空间叙事中神奇地连接起来。在《说吧,记忆》中记忆作为一种回望和内视的精神活动,它具有明显的选择性和意向性。纳博科夫在流亡的背景下,追忆往昔的时光、净化沉沉的记忆、凝固意识的空间,有选择性地激活并重建过去的经验,赋予逝去的时光以当下的价值和意义,家园的失落与怀乡的冲动是这种记忆小说的经典标志。纳博科夫在描写雅尔塔时,感觉到它与记忆中俄罗斯的区别:“整个地方似乎完全是异邦:气味不是俄国的,声

音不是俄国的。”[(5):289]作为一个睿智的流亡者和从容淡定的行吟者,无论生存境遇如何,纳博科夫始终保持着旁观者的姿态,认清自己的流亡者身份,但却不为了获得归属感而栖身于流亡群体,他和他的主人公总是想在一个挚爱的新世界里体验无拘无束的新生活,也从不刻意渲染流亡生活之悲苦,他将自己的一生比喻成一个小玻璃球里的彩色螺旋,他关注生活中美妙、快乐和神奇的时刻,追求人生的完美和爱。正如他自己所说:“当我回顾那些流亡的岁月时,我看到自己,以及成千上万其他俄国人,过着一种奇特但完全不能说是愉快的生活,处于物质的贫苦和思想的奢华之中。”[(5):330]这种身体的“无根性”和精神的“有根性”奇特地融合在纳博科夫自身及其作品的主人公身上。

2. 加兹达诺夫作品中的记忆主题

在加兹达诺夫的小说中记忆既是回忆过去“失乐园”的创作主题,又是推动小说情节发展的重要手段。加兹达诺夫在作品中对描述俄罗斯境外侨民过去和现在,却从不假设其不可预见的未来。身居异乡的加兹达诺夫不愿也无法臆想俄罗斯在何时会是什么样,毕竟这对不能返回祖国的侨民来说是痛苦的问题。加兹达诺夫通过情感和内心的感受来描写自己记忆中的俄罗斯,在记忆里的时间轮廓变得模糊不清,叙事时间顺序被打破,出现间断性的块状结构,这有别于纳博科夫的桔瓣状的叙事结构。

记忆主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参与了艺术作品的情节建构,并且体现了作家非常深刻含义的思想和情感的综合。流亡生活强化了加兹达诺夫和纳博科夫对俄罗斯的感情,他们在其记忆主题的小说中通过细节描写追忆逝去的俄罗斯,追忆那难忘的似水年华。在异国他乡,逝去的一切让他们这些俄侨作家更加感到记忆中的俄罗斯的美好,并深深印刻其脑海,融入其血液,对他们来说:“祖国不是领土的虚设,而是记忆和血液的不可抗拒性。不在俄罗斯,就会忘了俄罗斯——有这种担心的人,只是想着它的外表。而在其内心有俄罗斯的人——失去的只是与它一起的生活而已。”[(6):618]

加兹达诺夫和纳博科夫作品的主人公难忘俄罗斯内战前美好生活,这种梦幻中的俄罗斯存在于其潜意识层,有时会在梦境中使主人公们产生强烈而莫名的损失感。如加兹达诺夫的记忆主题之作品:《回忆》,《转变》、《亚历山大·沃尔夫的幽灵》,《第三种生活》等等。有时,主人公的回忆中意识流似地出现和平的俄罗斯形象,例如在其长篇

小说《飞行》中对伏尔加河上的捕鱼回忆,《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回忆高加索的淳朴民风。这些小说的回忆结构层次确定了作者的风格特点,记忆主题则是主人公和作者的对俄罗斯情感的反射方式,主人公对俄罗斯的回忆总是充满忧伤。和纳博科夫的自传小说一样,记忆成为加兹达诺夫小说的结构、情节和意义形成的元素,而对记忆现象的分析给了整体理解作品意义的钥匙。加兹达诺夫的长篇自传小说《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夜路》和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说充满了俄罗斯的记忆,最大限度地接近作者的亲身经历、创作思想和现实事件,并随着时间位移,变换着描绘逝去的俄罗斯的艺术画面。加兹达诺夫的主人公对昔日革命前俄罗斯温馨美好的生活回忆,总是伴随着对战争的恐惧和灾难的预感;主人公回忆战争中和战后的事件时,总是萦绕着远离祖国的孤独感,以及在死亡和困苦面前的悲剧感。《在克莱尔身旁的一个夜晚》中阐述主人公索谢多夫沉浸到俄罗斯的回忆中时,作者运用了具有象征意义的词汇来深化俄罗斯主题及景观:土地、风雪、湖水、峡谷、荒漠,等等。主人公的记忆中不仅有作者的童年和青年之美好回忆,更有其对俄罗斯和俄语的情节。这部小说的记忆特征受到H.奥楚普的关注:“加·加兹达诺夫小说的主要灵感是记忆,……像普鲁斯特那样,年轻俄罗斯作家活动的主要地点不是某一城市,不是某个房间,而是作者的心灵,他的记忆,试图在过去的时光中找出一切导致现在的东西,并沿途进行着相当悲痛的揭示和比较。”[(7):232]作者通过意识流的手法温情脉脉地描述了索谢多夫记忆中俄罗斯的美好时光。这部小说不仅具有普鲁斯特的史诗特点,还体现出作者接受了柏格森哲学中关于主观感受的时间、感性认知的优势、记忆作为创作潜力之概念。

在小说《一次旅行的故事》的开头出现的回忆和小说中间的若干回忆片段在小说中所占有地位不再显著,这决定了该小说的风格特征不仅是一部讲述主人公历史的自传,而是体现俄罗斯的集体记忆则成为俄侨们同源灵魂纽带,小说中沃洛佳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在索邦大学的讲座上一见如故的情缘,因为在场的人只有他俩知道革命、绞刑或普加乔夫。只有这两个有着俄罗斯集体记忆的人成了知心朋友。因此,加兹达诺夫的创作主题从个人记忆中的俄罗斯主题过渡到了集体记忆中的俄罗斯主题。

在小说《亚历山大·沃尔夫的幽灵》中占主导地位

记忆主题反映了主人公试图摆脱过去历史对其造成的痛苦折磨。叙事主人公反复回忆一幕场景：他在俄罗斯内战时曾在无意“射杀”了一个敌人，这血腥的记忆导致了他长久的心理疾病。后来得知那个敌手沃尔夫并未死去，他就千方百计地想从沃尔夫那里了解实情，以及沃尔夫是否像他一样患上战争创伤综合征。他在回忆中添加自己的观点，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真实的过去。沃尔夫也常常回忆那次发生在草原上的生命冒险，这次“死亡之旅”使其精神世界和对世界的认知完全改变，身心受创的他变成宿命论者，沉溺于思考人类命运。

加兹达诺夫“俄罗斯”小说的主人公对俄罗斯的回忆属于个人记忆范畴或自传性记忆，那些历史画面随机呈现于主人公的想象中，服从其回忆，使人物具有鲜明的个性化特征。在长篇小说《夜路》中开夜间出租车的叙事主人公见到流亡法国的俄侨的现实生活和精神状态，并由此追溯到其在俄罗斯的生活情形，对比凸显俄罗斯人流亡前后身心之巨大变化，死亡主题伴随着记忆一直贯穿在该小说中，流亡异国的俄侨们感受的依然是记忆中的俄罗斯。

在加兹达诺夫的一些小说内容虽发生在法国，但叙事主人公在流亡生活中处处都感受到俄罗斯的影子。在小说中留在叙事主人公的记忆中的俄罗斯形象，犹如被破坏的、无生命的死海，它对叙事主人公来说没有了吸引力，这使他开始转向流亡中的现实生活，但是记忆又将他拉向那个悲惨的年代。

结语

纳博科夫和加兹达诺夫的小说都充满了记忆的光辉，折射着俄侨作家的文化传统和集体无意识和生活理想，这种

怀旧的记忆对他们来说，不仅是一种感伤情绪，也是一种修辞实践，两位俄侨作家的叙事手法和技巧虽各具特色，但他们的怀旧作品可以说是从创伤叙事入手，在文学叙事层面上探讨文化创伤建构的社会属性，并且是超越个体文学书写的经验现实。他们的作品重构文化记忆的历史与现实，走向了具有人类属性的文化创伤书写。

参考文献：

- [1] (美) V. 纳博科夫. 说吧, 记忆 [M], 陈东飙译. 吉林: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8.
- [2] 刘佳林. 纳博科夫的诗性世界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 [3] Набоков В. В. Память, говори. - СПб.: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импозиум», 2004. С. 374.
- [4] Игоревна Е.В. Знание и воспоминание как формы переживания прошлого. М.: 2007. С. 3.
- [5] (美) 纳博科夫. 说吧, 记忆 [M], 王家湘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9: 289.
- [6] Цветаева М. (Ответ на анкету журнала «Своими путями»)/М.Цветаева/Цветаева М.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7 т.- М., 1994, С.618.
- [7] Оцуп Н. Вечер у Клэр // Числа. 1930. №1. С. 232.

课题项目：

1. 河南省教学改革项目(项目批准号: 2021SJGLX457);
2. 2021年度河南省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项目批准号: 2025-ZDJH-691);
3. 新乡学院博士科研启动基金(基金号: 1366020036)。